



(革命回忆录)

战斗的少年时代

廖 振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革命回忆录)

战斗的少年时代

廖 振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内 容 介 紹

这是一本革命战争回忆录，記述解放战争时期閩粤贛边区纵队一个“小鬼班”的战斗生活和成长过程。作者就是当年这个“小鬼班”的班长，因此写来亲切生动，許多艰苦行軍、激烈战斗、壮烈牺牲的场面感人至深。全书貫穿着高昂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讀了令人振奋。

战斗的少年时代

廖 振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州光复路17号)

广东省报纸、期刊出版社登記證粵版字第2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統一书号: T10111·575

书号: 2118·787×1092毫米 1/32·4 1/2印張·86,000字

1962年12月第1版

196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100 定价:(5)三角三分

引 子

星光影着韓江，
月色媚着銅鼓嶂，
我們雄壯的粵東健儿，
英勇奔向解放戰場！

.....

每当我唱起这支歌曲时，我总是以无限敬仰的心情，怀念着我們敬爱的刘永生將軍，想起了在他領導下的英勇善战的粵東支队和天真、活泼、勇敢作战的小鬼班，想起了为祖国的解放而英勇牺牲的我的最亲密的小战友——馮金烈士，想起了我們整个战斗的少年时光。这时，我常常禁不住内心的激动而自問：“他們历尽了无数艰难困苦，流血牺牲，究竟为了誰？”

为了祖国的解放，为了子孙万代的自由幸福，为了他們有飯吃，有衣穿，有学习的机会和有做人的权利，不但流尽了无数大哥大姐們的鮮血，而且也流下了我們小鬼的鮮血啊！

閩粵贛边，山嶂重迭，巍峨的九龙嶂、眠山嶂、銅鼓

嶂、阴那山、五指峰和黃寿山等山嶂直插云霄，一个紧挨一个，就象无数頑强的巨人肩并肩地屹立在这南国的土地上。在这些大山嶂里，人烟稀少，豺狼虎豹橫冲直撞，日夜发出令人寒栗的吼叫，被追捕的野猪、野牛和山羊惨叫不絕。高山頂上气候寒冷，变化无常，一时天晴，一时突然狂风暴雨。六月，山下已是炎热的夏季，收割稻子了，可是山上却仍然象是寒霜的夜晚。……

我們就在这大山嶂里坚持着艰苦的敌后游击战争，騰云駕雾，神出鬼沒地打击敌人，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残酷的大“扫蕩”。一九四七年冬，部队成立了一个全是由十三四岁的小鬼組成的小鬼班，当时我也是这个小鬼班的成員之一。

现在我要讲的就是我們小鬼班跟随刘永生司令員轉战閩粵贛边的英雄事迹和战斗历程。

統一書號: T10111·575
定 价: (5)三角三分

目 录

引 子	I
一 幼苗逢甘露	1
(一)老賀,你帶我們走!	1
(二)窮孩子們集合起来!	3
(三)第一次射击——吃“燒餅”	8
(四)“新式武器”	11
二 在远征途中	14
(一)跟着老賀前进!	14
(二)我能走	18
(三)决不掉队	20
三 头一次上阵	22
(一)首战告捷	22
(二)有了心爱的小馬枪	25
四 在艰苦的日子里	27
(一)准备考驗	27
(二)老賀啊!你好“厉害”!	29
(三)泉边“茶話会”	34
(四)“迫击炮”与“門戶开放”	38

五	粉碎敌人六路围攻的那天	42
	(一) 坚决粉碎敌人的“十字扫荡”	42
	(二) 竹笋充饥	44
	(三) 光采帽	46
	(四) 我們胜利了	50
六	刘司令員教导我們这样做	54
	(一) 淘气鬼	54
	(二) 坚持着	57
	(三) 小鬼班献計	61
	(四) 穷孩子之間	66
七	鸭子栏窩的欢乐	71
	(一) 思念	71
	(二) 快乐的山歌唱起来	75
	(三) 听完故事之后	81
	(四) 首长和我們在一起	85
	(五) 出发之前	88
八	在馬头山大显身手	93
	(一) 擒贼先擒王	93
	(二) 仇恨	95
	(三) 馬头山啊，馬头山！	99
	(四) 救大姐	100
	(五) 牵“狗牯”	104
九	再考驗	108
	(一) 我应该做些什么？	108
	(二) 送信	110
	(三) 过敌陣	113
	(四) 保卫首长	116

(五) 战斗之余.....	117
十 馮金沒有死	120
(一) 將革命進行到底.....	120
(二) 小神槍手大戰妖魔.....	123
(三) 請把名字留在点名冊上.....	127
十一 我們成長起來了	132
后 記	135

一 幼苗逢甘露

(一) 老賀，你帶我們走！

粵東的冬天，在人們的印象中总是不太冷的。奇怪，一九四七年却反常，雖然沒有下雪，可是幾天的連綿細雨之後，一陣北風地就上凍了，屋檐上的滴水變成二尺多長的冰凌。山嶺里就更厲害，木桶粗的大樹被無數的大冰棍墜得攔腰折斷。整個韓江兩岸白茫茫的，成了銀色的晶体世界。這對少見冰霜和沒有足夠防寒衣服的南國勞苦人民，真是很大的威脅。

明天就是元旦了。儘管天氣十分寒冷，小都這個山村却沸騰得象鐵水奔流一樣，鑼鼓喧天，鞭炮聲中還不時的夾雜着粵東群眾迎神用的“銃子”土炮聲，戰士們的歌聲和群眾的歡呼聲，這些聲音交織在一起，飄過茂密的竹林，震動着山谷，在山嶺里發出雄壯、浩大的回響。我們的游擊隊——粵東支隊又回來了。

歡迎我們隊伍的群眾還在不斷涌來，而且有的還是從二三百里以外的銅鼓嶺趕來的。他們只穿兩件單衫和一條盡是補釘的單褲，有的僅穿一條短褲，披着一件棕衣，光着腳，

冻得直发抖，脚盘上裂开许多纵横交错的血沟。在这些人当中，有不少是十三四岁的小鬼，其中我还认得两个——中村的钟礼祥和上村的邓进。

阿礼和邓进看到我们的司令员——老贺来了（闽粤赣边的军民都爱亲切的称呼刘永生司令员为“老贺”），便拉拢了十多个小鬼钻出欢迎的人群，站在路中央拦着老贺一齐喊道：“老贺，顶呱呱！老贺，顶呱呱！……”反反复复喊了足有十多分钟。老贺挨个抱着他们亲了一下，并且还故意用胡子刺了阿礼和邓进。老贺说：“分别半年多了，小鬼还认得我这个老头子！”阿礼抱住老贺的脖子说：“我们全村的人都认得你，还日夜都想你呢！”邓进也拉着老贺的手说：“老贺胆子真大，半年前你带了三十多个人就在我们村里消灭了国民党匪军两个连，真过瘾啊！老贺，你什么都好，就是不要我们小鬼参加游击队不好。老贺，我冷，你没看见我没衣服穿、没饭吃吗？老贺，你带我们走！”

老贺知道这些小鬼又要纠缠人了，便说：“明天再说吧！”他们放开了老贺，喊着：“好啦，老贺答应明天收留我们啦！”就一溜烟的跑回家去告诉他们的妈妈了。

有个名叫廖增伯的军属老伯伯，站在欢迎的人群里对大家说：“你们看，我们的老贺是二十多年的老红军，当年永定金沙暴动的老团长，红军的猛将，用一根柴棍就缴了敌人两条枪。啧啧！负过七次伤身体还那么结实！”

虽然我感到身上很冷，可是心里高兴，我这样想：半年前，我连父母也没让知道，偷偷的参了军，那时队伍才三四

十人；而现在呢，才半年的时间，我們已发展到将近二百人了，而且还打了不少胜仗，到过了不少地方，现在又打回来了。看，全村的人都在欢迎我們呐！可是，怎么不见我的爸爸妈妈和姐姐妹妹呢？也許家离这里好几里地，不知道我們回来？我急着要见媽媽，便向老賀說：“老賀，反正队伍要在这里住下，你就先让我回家看看去吧！”首长同意了，我便向家走去了。

走出不远，我就听老賀向群众讲话了。只听清这么两句：“乡亲们，现在宋子文到广东来加强三征——征兵、征粮、征税。我們就坚决来个反三征……”

（二）穷孩子們集合起来！

元旦那天，整个上、中、下村都掀起了参军高潮，母送子、妻送郎，鑼鼓喧天的拥向司令部，把司令部和政治处的人员忙得不可开交，連老賀也来亲自接待。

来报名参军的除青年男子外，还有不少姑娘和十三四岁的小鬼。老賀看这情形不太好，全村都走光了怎么能行呢？他做了好多解释工作，說明部队行軍作战，爬山涉水，妇女和小孩都不适合；还有的人参了軍，家里只剩下年老的父母无人照顾，也不好，只要革命，前后方都一样嘛！半天的好話，結果还是无济于事，大家反而吵得更凶了。山下排上謝屋的謝强好象最有理由似的說：“老賀，我是个光棍，半点牵挂也沒有，身体又好，应该第一个报名！”妇女也理直气壮，阿谷姐說：“妇女不适合？那为什么部队现在也有不少

女同志？我和她們哪点不同？要公平点嘛！”小鬼就更淘气了，邓进和钟礼祥意见一致：“老贺，我們的爸爸妈妈都同意我們去打蔣光头，你为什么不要？昨天你不是說打反动派不分男女老少嗎？廖振也是小都人，他在打小都的时候就参加了；我們年紀和他一样，都是十四岁，为什么要他不要我們？……啊！爬山！我們放牛、烧炭、砍竹子、打柴，和国民党来‘围剿’时，哪天不爬山涉水？哪年沒餓过肚子？”钟礼祥觉得还有很多話沒說完，可是又說不上来，还不让別人先說，便一手制止別人說話，一手抓头皮，想了片刻，又說：“我們知道打从紅軍时候起就有小鬼，老贺，你別‘破坏’光荣传统！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反正我們后面跟着，你們总不敢打人，有飯总不会不給我們吃！”邓进放下披在身上的挺刺人的棕衣，只穿一条破褲衩，渾身起着鸡皮疙瘩，嘴唇都冻黑了，他补充說：“你看！老贺，我在家不餓死也会冻死，反正是死，还不如拿枪鬧革命，打死几个反动派够本。你是领导鬧革命的，你說是不是？不收我們对不对？”老贺說：“得啦！你們倒‘教訓’起我来了！我听你們媽媽說，晚上还尿眠床呢！可要知道，軍隊是要打仗的，不是什么托儿所、幼儿园，找不着尿片子……”大家笑得前仰后合，他俩却羞得象熟透了的紅石榴，滿脸緋紅。但是仍死皮賴臉的說：“不行，反正……反正不收不行！”两个小鬼說着說着，就走过去把老贺的大腿抱住，死也不放。

經過多次的耐心說服教育，找家長談，大家劝，才把一些家里实在有困难走不了的青年男女，和一些小鬼打发回

去。但钟礼祥和邓进等却始终没有说服。其中也有由三乡和大埔境内跑来的小鬼。

党和上级为了更好地照顾新来的小鬼，次日，老贺亲自召集他们谈了好长时间，对他们讲了很多革命道理和注意事项，并把他们单独编成一个“小鬼班”。那时我正在教导队受训，老贺突然找我谈话，对我说：“‘尿桶’（还在龙山嶂时，我差点把尿桶当水桶用了，从此，同志们都管我叫‘尿桶’），我说将来你要当小鬼班长嘛，你还不相信！好啦，你在教导队受训了三个月，现在毕业啦，派你去当小鬼班长吧。”

“老贺，不行，我一辈子也不能当班长……我虽已参军半年了，可还只有十四岁大，什么也不懂得，又很有点怕事，晚上睡觉还常常要大哥大姐们给我盖被子呢，怎么能当得了班长？虽说我们都是小鬼，可当班长却不是闹着玩的，行动起来就得听我的，我错，大家都错，那怎么得了！不行，我一辈子也不能领导别人……”但是老贺没让我说完，就接上来说：“服从工作需要！打过好些仗的老兵了，还讲价钱，亏你说得出口！”这几句话是很严肃的，说得我低下头，怪不自然地在摆弄着手指。他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抚摸着我的头发，接着又说：“当然有意见可以提，不过，只准你提怎样去克服困难，不准你提不当班长的意见。”这时，他用手故意在我的肩膀上往下压了压，好象试试我的小肩头能挑起几斤来似的。当我翻过脸来看他时，他又很恳切地说：“要知道，革命是长期的，艰苦的，光自己敢打仗还不够，还得不怕麻烦，带领别人也跟自己一样去英勇战斗，

那才行哩！革命才能成功哩！”停了一会，他又說：“我們把迎队（当时有一、二、三中队和警卫連、教导队及司政后，分別以迎、接、大、軍、南、下的代号称呼）的小鬼馮金也調到你們班里去，可以做你的助手，希望你和他搞好团結，共同把小鬼班带起来。”我还是为难地說不知怎样搞。可是老賀仍很耐心的說了很多，教导我从今天起就要以班长的身分去关心他們，爱护他們，帶領他們去战斗；好好学习，可不要摆小鬼班长的架子等等。說得我怪不好意思地笑了。

小鬼班，就这样在天寒地冻的山嶂里成立了。

馮金是梅县水尾村人，一九四七年十月間參軍，今年也是十四岁。他的个子特別矮，看起来頂多十一二岁，但臂大腰粗，是班里特別粗蛮的小大力士。一綰硬发总是挂在額前，生成一副頑强的样相，战斗表现很勇敢沉着。此外，他还有个怪习惯，做錯了事和受到上級批評的时候，总要揉一揉肚皮，高兴时又揉一揉肚皮，打仗打急眼时也要揉一揉肚皮。因为大家都是小鬼，所以我們平时很接近，很友好，这次他調来小鬼班，不知怎的好象我就有了依靠似的，工作起来更有劲，信心也强了。我想：有老賀这样的司令員和馮金这样的同伴，还怕什么？

我們小鬼班名义上說是編进“軍隊”（警卫連）的一排，实际上都成了司令部的直属独立班，因为不管行軍作战，宿营訓練或检查卫生等等，司令部首长都把我们当作一个单位，并且和我們住在一起。

在首长的亲切关怀和教育下，在大哥大姐們的帮助和照

願下，我們愉快地生活在一起，成天唱呀，跳呀。小鬼們嗓子又高又尖，不是〈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就是〈游擊隊之歌〉，再就〈粵東支隊隊歌〉，完了又山歌，山歌唱厭了又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吵得一些好靜的同志直搖頭，政治處的黎權同志只好用棉花塞着耳朵寫標語。在往後的日子裡，我們這些小鬼更淘氣了，每次行軍作戰，宿營訓練，都要鬧出一些七古八怪的使人笑痛肚皮的事來。

說實在的，我們都還沒有日式步槍高，早晨起來也不知道洗臉，晚上睡覺又不老實，不是不蓋被子就是連人帶被子翻到水溝裡，常常要司令員和其他首長來為我們做“保姆”。有時有個別小鬼想媽媽了，首長便陪着我們玩，給我們講故事，為我們操心透了！當時部隊由一百多人一下子擴大到二百餘人，槍不夠，好多人都沒槍，當然小鬼班就更談不上了。另一方面老賀也考慮到我們個子小，怕背不動，等戰鬥中繳有短馬槍時再發。所以班裡只有我配了一條短馬槍，其他人有的只是一條小米袋和一個用竹子做的吃飯、刷牙和喝水三用的竹筒子，再就全班兩條下雨當帳篷、晴天宿營當被蓋的被單，兩隻煮飯、洗臉兩用的銅臉盆，這就是全班的全部“家產”。小鬼們想槍想得要命，成天都在談論，做梦也是做的槍夢。看到誰的槍都要去摸一摸，看一看。我的槍更是成天叫他們搶去背着，有時还把子彈推上膛去。有一次阿禮竟弄走火了，險些傷着自己的同志。我怕他們不小心再弄走火，就拿回來背在身上。結果給他們好一頓“罵”，在班務會上提了好多意見，還到老賀那裡去“告”了我一狀。說什

么上級不发枪，班长的枪又不让摸，我們还当什么解放军啦！又说班长脱离群众啦，上級“官僚”啦等等，把参军几天来学到的似通非通的新名詞，几乎都搬出来了。司令員只好說：“別急！只要你們不嫌重，将来让你们背飞机大炮；但是你們现在是軍人，就要服从命令！懂嗎？”大家受了几天的訓練，懂得了一些规矩，只好应了声：“全懂了！”同时“唰”的一声来了个立正。看到司令員又严肃又可亲，还想說，但又不好意思說。最后阿礼使了个眼色說：“司令員同志，我們可以走了嗎？”老賀說：“等等，我問你們：为什么要革命？”徐增不加思索地回答：“穷嘛！”老賀开玩笑似的說：“我們游击队本来就穷，现在又来了你們这些穷小鬼，不就更穷了嗎？”

杨清搶着回答：“不，穷人能吃苦，敢打仗，革命会胜利！”

老賀补充說：“光这些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心齐！”

大家都說：“我們一定齐心！”

老賀高兴了，他喊道：“注意听我的口令：目标！右前方一百米处小山包，发现敌人机枪一挺，給夺过来！”我們忽啦一声飞奔上去，結果吭吭唧唧的抬回来一根死沉沉的大木头，阿礼还在后面“咕咕咕，咕咕咕”的装着打机枪的姿势。

（三）第一次射击——吃“烧餅”

新来的小鬼們好奇，总想知道一些司令員与大家不同的地方，可是看来看去都跟大家一样，連穿的草鞋也无区别。于是丘全就問我：“班长，他跟大家究竟有什么不同？”我